



我有破坏 自己的权利

I Have the Right to Destroy Myself

[韩]金英夏◎著 薛舟 徐丽红/译

金英夏以非凡的创意、怪诞的意象、理智和幻想交织的叙事，构筑了一部关于反抗卑微命运的小说。紧凑的情节、丰富的元素、阴暗与活泼并重的风格，金英夏总能带给读者意想不到的惊喜。

我有破坏 自己的权利

I Have the Right to Destroy Myself

[韩]金英夏◎著

薛舟 徐丽红/译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有破坏自己的权利 / [韩] 金英夏著; 薛舟, 徐丽华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5. 4

ISBN 978-7-5339-4121-5

I. ①我… II. ①金… ②薛… ③徐… III. ①长篇小说—
韩国—现代 IV. ①I 312. 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90464 号

原书名: I Have the Right to Destroy Myself

作者: Kim Young - ha

Copyright © 1996 BY Kim Young - ha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Lippincott Massie McQuilkin,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版权, 浙江文艺出版社独家所有。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1-2013-245 号

我有破坏自己的权利

作 者: [韩国] 金英夏

译 者: 薛 舟 徐丽华

责任编辑: 邹 亮 沈利娜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金盾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字数: 100 千字

印张: 5.5

插页: 2

书号: ISBN 978-7-5339-4121-5

定价: 1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青春突围 ——代译序

对于一个翻译者来说,遇到好作家是值得祝福的事情。因为这时候的翻译就不仅仅是枯燥无聊的工作,而变成了隔着语言之河的对话和交流了。多年以前,偶然的机会读到了金英夏的短篇小说《你的树木》,那是部关于时间的小说。当然了,世界上所有的小说都与时间,尤其与时间的流逝有关。金英夏的不同之处在于他那飞翔般的想象力。正如他在小说中写的那样,树木钻出了屋子,种子飞上了屋顶。兴奋之余,就把这部小说翻译出来了,发表在2005年的《译林》杂志,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看看。从此以后,就对这个作家留心起来。后来又找出他的代表作《哥哥回来了》和《夹在电梯里的那个男人怎么样了》,读完之后更是震惊不已,索性集中译出,在《外国文艺》做了个金英夏作品专辑。这些作品自发表之后好评不断,不但被各种外国文学年度选本编选,还有论者专门撰文加以评论。渐渐地,汉语的金英夏也多了知音。

韩国文学巨匠黄皙暎先生在谈到韩国新文学的时候曾经说过,男有金英夏,女有千云宁。此言不谬。金英夏的出现堪称是韩国文

坛里程碑式的大事。他最早以反叛的姿态出现在读者面前，给习惯了传统阅读的读者以巨大的惊异。金英夏出生于1968年，大学专业是与文学风马牛不相及的企业管理系。1996年，28岁的金英夏凭借长篇小说《我有破坏自己的权利》获得了首届文学村作家奖，受到文坛和读者的广泛关注。此后，金英夏便与韩国各大文学奖结缘，作品更是不断被翻译到西方世界。1999年，获得著名的现代文学奖。2004年，一年之内囊括了怡山文学奖、黄顺元文学奖和东仁文学奖。2007年，又获得了万海文学奖。为了让读者对金英夏有全面深入的了解，我们不妨来看看他的成长轨迹。

爱与死亡是文学的永恒主题，《我有破坏自己的权利》则将这个主题深入深化为性与自杀。在韩国这样一个遵循儒家规范的国家，性难免也是文学的禁忌，所以很多具有叛逆意识的作家都是开始于对于性禁忌的挑战。比如，河在凤、蒋正一、马光洙等人。《我有破坏自己的权利》之后，人们普遍认为，韩国文坛又诞生了一个名叫金英夏的性爱小说作家。如果简单地将金英夏归类为以描写性爱见长的作家，则难免有失偏颇。这部小说篇幅不大，全书共五章，以达维特的油画《马拉之死》开始，又以德拉克洛瓦的《萨达那帕勒斯之死》结束，最核心的内容是两起自杀事件。让人吃惊的是两起自杀事件并非源于心理学上的自动结束生命，而是被引导下的自杀行为。这个背后的引导者就是小说叙事人“自杀向导”，是他从茫茫人海中寻找

自己的“委托人”，或者潜在的“委托人”，逐步引导她们走向自杀之路。关于这个过程描述出现在第一、三、五章，叙事人集中流露了自己的哲学观和价值观，其中最有震撼力的就是所谓“压缩美学”，“不知道压缩的人是可耻的。无可奈何地延长自己卑微的人生，这样的人同样可耻。不懂压缩美学的人至死也不会知道生活的秘密”。这个观点可以看作是整部小说的动机，对于遵循这个原则“工作”的叙事者来说，引导自己的“委托人”走上自杀之路也就成了光明正大的事情。巧合的是，这两个被引导的自杀者都是女性。女权主义者也许会驳斥金英夏对于女人的态度，但是我们透过这个关于小说的小说，也就是后设小说的镜框部分向里窥探，不难发现其镜像部分与镜框部分的对立统一性。即，引导者与被引导者未尝不是矛盾的集合体，只不过有人完成了呈现的表演，有人起到了记录表演内容的作用。追寻朱迪丝和柳美美的死因，我们同样可以发现，与其说她们死于自身的生存困境，不如说她们死于社会整体对她们的冷漠态度，死于她们的内心倾诉都被有意无意地忽略。小说中符号化了的C和K应该是成熟社会的缩影，他们自私而混乱，对于自身之外的现实熟视无睹。如果我们进行更精细的解读，那么这里C和K所指示的方向恐怕就是韩国社会——Korea。于是，金英夏所呈现的死亡表演就是对既存社会的愤怒反抗，用这种毁灭青春的极端方式完成生命的突围。如果说单从这部短小而模糊的作品中还仅能窥见个影子，那么

到了后来的《猜谜秀》，作家则以反讽取代自我毁灭，继续将这种反抗和突围推向了高潮。

《我有破坏自己的权利》中的所有人物都被剥夺了记忆和乡愁，既没有希望也没有任何憧憬，记忆或希望的缺席又让他们对生活充满深深的倦怠。也许读者会认为主人公们感觉不到内在的匮乏和空虚，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们总在逃跑。至于逃跑的方式，他们大致有三种选择。第一种选择是奔跑，速度要超过夺走他们的记忆和乡愁的资本主义，例如小说中关于所谓“子弹出租车”司机的描写；第二种选择是性，当然这里的性不是灵魂的交流形态，更不代表浪漫的爱情，只是填充匮乏的肉体痉挛；第三种选择是死亡，他们的死是极端的，即在死亡面前既不绝望也不反省，死亡被他们当作证明人类自身的重要途径，所以他们不想丑陋地死去，渴望死得美丽，也就是追求美学的死或者死的美学。金英夏的“死亡美学”是对韩国文学史的一次策略化的反拨，他抱定决心回避前人的道路，以全新的想象力为自己寻找不同于他人的叙事策略，以便在传统主题“人是自己永远的他者”之下发掘出路，也就是寻找文学史的空白，并就地安身立命。

《我有破坏自己的权利》获得成功之后，金英夏的写作继续向前突进。他曾是韩国文坛第一个建立个人网页并在网络上发表作品的作家，后来因为沉迷写作而抵触网络，断然关闭了自己的主页，并且

放弃使用电子邮箱。他的想象力和对于新事物的执着依然不改,因为在短篇小说《避雷针》中大量使用生僻的科学词汇和独创单词,被评论家金华荣戏称为“在词典里寻找小说的作家”。2000年发表于《现代文学》上的短篇小说《哥哥回来了》显示出金英夏解构传统命题的杰出才华,既开拓了作家本人的写作领域,也赢得了批评界的好评,凭借该篇荣获2004年怡山文学奖。这部小说应该是作家对于韩国文学的重要主题父亲之死的回应,该母题分泌于历史的伤痕,是韩国文学现实中不可回避的课题,对其做出历史性的回应也是韩国文坛的宿命。在韩国文学中,父亲的面孔并不单一,有时是丧失和缺席的符号,有时则是压抑和否定的代名词。如果略做图式化的理解,20世纪前期是为了挽救消失不在的父亲进行艰苦卓绝而又漫无止境的斗争,20世纪后期则与统治、压迫的父亲进行决斗,企图将之摆脱。如果说前面的父亲是仰慕和憧憬的对象,那后面的父亲则恰恰相反,成为排斥和决裂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过去的韩国文学正好乘着“拯救父亲”和“杀死父亲”的车轮做了一次历史的循环。金英夏的《哥哥回来了》包含了两个命题:第一,面对这个无能的父亲我们怎么办?第二,父亲死后我们怎么办?作家正是把自己置身于支离破碎的家庭,捕捉时代的特征,以最前沿的感受和意识将“家族的故事”往下延续。与《我有破坏自己的权利》的观念性不同,《哥哥回来了》是一部彻头彻尾的世态小说。故事提到了五名主人公:酒鬼父亲、动辄

对父亲拳打脚踢的儿子是一名公司职员、与儿子同居的未成年少女、在综合办公大楼施工工地做饭的大嫂，最后还有个中学一年级的的小女孩，她有一身令大嫂的前夫眼红的校服。小说的全部内容不过是五个人之间的相互辱骂和厮打，却反映了变化中的韩国社会现实，作家以非正常的家庭为依托，描写了穷形尽相的人间百态。父亲既无能且自私，什么事情让人寒心他就干什么；母亲尽管强悍，承担起了家庭的生计，然而作为日常生活的俘虏，她也只能做到维持现状；儿子血气方刚，却把身体交付给了冲动和无节制的欲望……虽然不无文学的夸张和艺术的歪曲，然而这些人物在当今韩国社会中还是不难发现的，只是经过了作家的艺术加工和典型化处理。当然，金英夏并没有止步于对社会现象和生活细节的语言再现。作品中最吸引人的应该是叙事者对于父亲形象的嘲弄和贬斥，这个父亲虽生犹死，说得极端些，他甚至连死的必要都没有了。联想到从前为“杀死父亲”所做的艰苦努力，金英夏笔下的父亲形象则在精神上大大地退化了，变得怪模怪样，不堪一击。他只是行尸走肉，他的生不过是一桩丑闻，他所能做的也就是喝酒、丑态毕露地游走于政府和各行政机关之间。如果说从前的父亲拥有着进步理念，是社会正义的化身，然而这个父亲却被时代要求退场了。从前那个催生“杀父”冲动的父亲压抑而权威，而在金英夏这里却变成了“我们的扭曲的父亲”。为了庆祝难得的家庭团聚，主人公们组织了一次郊游，在拍照留念的瞬间，这

个无能又没有责任心的父亲却因为喝酒而没赶上，父亲作为父亲的意义和作用也就彻底消失了。照片上父亲的缺席象征着现实生活中国家、社会、民族理念的没落。父亲消失之后的位置谁来取代？母亲显然不能，走进那个位置的只能是父亲的儿子，也就是叙事人的哥哥。儿子/哥哥拥有稳定的工作和说得过去的收入，更有从父亲手中抢过球棍殴打父亲的力气，因为父亲以前经常打他，现在恰恰相反。新的家庭形成了。它无视父亲，甚至把父亲排除在家庭之外，反而以哥哥为轴心，组成了一个“拟似家庭”（这种拟似家庭的形式在金英夏之后更年轻的作家，如金爱烂、尹异形等人的笔下也屡见不鲜）。当然，这个新形态的家庭显得有些凄凉，甚至危机四伏。因为各个成员不但性格迥异，而且无不心怀鬼胎，他们的结合或者是性欲的驱使，或者是经济的需求，均以满足个人欲望为指归。“哥哥回来了，身边跟着一个丑陋的女孩子。”从小说中的第一句话就可以看出，这个拟似家庭不过是对既有家庭不加反省的延续，走的仍是父亲时代的家庭曾经走过的老路。“父亲死后的世界成了孩子们的游乐场”，以哥哥归来为契机的家庭重建注定是失败的尝试，这个家庭的每一个成员始终是孤立的，而且他们已经开始梦想着组建“另一个家庭”。《哥哥回来了》暴露了家庭的虚伪，揭示了传统家庭主义的动摇和逐渐解体，并且坦陈能够提供信赖和安定的巢穴尚未准备好，重建家庭的希望仍然渺茫。总之，金英夏的《哥哥回来了》技巧非常独特，意义也很

复杂,从更大的范围来看,作家以家庭的解体象征了传统在现代社会中的消亡。此外,也有人将它当成一部政治小说来读,这也是有迹可寻,无可厚非的,因为优秀的作品总为多角度解读预先设好了伏笔。

2004年,金英夏以长篇小说《黑色花》摘取了第35届东仁文学奖的桂冠,由此跻身韩国重要作家的行列。东仁文学奖以韩国已故著名作家金东仁的名字命名,由思想界社于1955年设立,每年从发表在全国主要文学期刊上的作品中选出一部进行重奖,后来颁奖范围逐渐扩及长篇领域。1967年颁发到第12届之后,由于思想界社的经营危机,东仁文学奖陷入停顿。经过12年的漫长空白,1979年东西文化社重新复活了东仁文学奖,1987年第18届之后便转由朝鲜日报社承办。东仁文学奖关注创作活跃风头强健的作家,奖励引领阅读潮流走在韩国当代文学前列的重要作品。《黑色花》是金英夏完成自我蜕变的全新力作,以其自由超拔的想象力揭开了尘封百年的历史,为当代读者勾画了韩国移民史的悲惨画卷。20世纪初的韩国社会内忧外患,国家和民族处于伸手不见五指的历史前夜,丧失了未来和憧憬未来的能力。农民更是水深火热,在自己的祖国却找不到任何希望。正在这时,英国公司在韩国募集愿意前往新大陆的人,为了寻找可以耕种的土地,为了寻找成功,人们不假思索就踏上了英国人的轮船。1905年4月,英国轮船依尔福号运载1033名韩国人驶离济物浦港,朝着他们心目中的世外桃源墨西哥驶去。这些韩国人中有王

室贵胄，有巫婆和神父，有没落贵族，有职业军人，形形色色，出身各异。在遥远的旅途中，在拥挤不堪的轮船上，他们逐渐模糊了身份的差异和界线，高尚的贵族为了抢到饭吃也必须放弃身份和体统，卑贱的贫民再也不用在贵族面前低眉顺眼，忍气吞声了。到达墨西哥后，他们被卖给艾纳肯农场做了奴隶。尽管与理想判若天壤，但是如果不在农场劳动，就更不可能回家，所以他们只能在陌生的环境和残酷的农场里经受非人的虐待和奴役。为了争取权益，他们多次举行起义，却始终不能改变命运。四年过去了，他们与农场主的合同期满，有几个人因为与当地女子结婚，便决定继续留在艾纳肯农场，大部分的韩国人都在墨西哥扎下了根基。此时此刻，他们的祖国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日本的侵略下，韩国丧失了主权，他们再也不是韩国国民，而是日本国民了。得知这一事实后，他们决定在墨西哥建设一个“新大韩”。后来，墨西哥邻国危地马拉发生政变，他们接受叛军的邀请，到危地马拉北部密林地带与政府军交战。虽然也取得过不小的胜利，但在政府军的大举反攻下，大部分都凄惨地战死了，终于永远地成为没有祖国的孤魂野鬼。金英夏通过对民族受难史的艺术升华，省察了近代以来韩国民族的苦难历程，作品中充满了不幸和悲悯、理想和失败、命运和抗争，尽管是一场深刻的悲剧，却没有沦为感伤主义的产物，赋予主人公们以超人意志并写出了“英雄本色”式的冒险故事。作家采用“现场感”和“陌生化”交错融合的完美技巧，让

现实生活中的读者能够隔着历史帷幕看到被埋在岁月深处却依然鲜活的人物，并从历史人物不服命运、勇于抗争的行动中窥见自我的影子，进而发现人类进化的秘密。《黑色花》是一曲西西弗斯式的挽歌，却有着普罗米修斯那样的雄壮气魄。金英夏讲述的尽管是韩国移民心怀理想却最终溃败于历史和命运的悲剧，但是我们能够发现不论理想还是失败却最终落实到了太阳之下、大地之上的人。他讲的是一个普遍的故事。

2006年，金英夏出版了长篇小说《光之帝国》，并且通过这部小说荣获了著名的“万海文学奖”。作品题名来自比利时超现实主义画家雷内·马格利特的《光之帝国》，甚至封面都采用了这幅风格诡异的油画。油画《光之帝国》描述的是路灯照耀着的欧洲别墅，掩映在黑夜的树木之下，而顶端则是晴朗的天空，白云万里，意境辽阔。这里时空交错，昼与夜并行不悖，显然是一个矛盾的世界。小说《光之帝国》恰到好处地借用了这个意境，讲述了一个北朝鲜南遣间谍接到命令，必须在二十四小时之内返回述职的故事。小说主人公名叫金基荣，原来是平壤外国语大学英文系的大学生，后来被选拔到金日成政治军事大学特务班（旧为 695 部队 130 联络所），接受了为期四年的对韩特务教育。1984年，在他 22 岁的时候成为被派往韩国的间谍。金基荣根据党的命令参加了韩国高考，1986 年考入延世大学数学系，暗中参加了学生运动。当时，平壤方面试图改变过去以伪装海外

同胞、固定间谍和本土共产主义者为主的特务培养方式，计划将接受良好训练的精英特务派往韩国，参加高考，成为大学新生，与学生运动势力同时发展壮大。金基荣就是这样的实验品。大学毕业之后，金基荣从事电影行业，同时履行为南派间谍复制类似的“前史”的“邮递员”职能。数百名朝鲜南派间谍通过金基荣流向韩国各地。1995年，派遣金基荣的北方负责人失宠下野，金基荣也成为被人遗忘的间谍，从此以后过起了平凡小市民的生活。2005年的某个早晨，正在办公室上班的金基荣突然接到一封可疑邮件，要求他在一天之内清理全部工作，返回平壤。他以为自己的记录已经被删除，于是满心烦恼地徘徊在首尔市的大街小巷，苦苦追踪邮件的来源。他当然知道，如果不按命令返回北方，自己必死无疑，而留给自己的时间只有二十四个小时。大学时代遇见的妻子和已经上中学的女儿，二十余年来苦心经营的全部生活和事业，他必须抛弃这些独自离开，于是在瞬间之内再度遭遇了原以为早已忘却的过往情景，幼年时代在平壤的不幸生活、对准背叛同事的脑袋开枪射击的年轻时代的记忆，金基荣也被这些回忆追逐着无处躲逃。金基荣经历了北朝鲜、20世纪80年代的韩国，以及21世纪的韩国社会。他被派往韩国的80年代，韩国当然也不是21世纪的韩国，反而与朝鲜相似。单就当时而言，无论是国家体制、国民的思考方式，还是政治生活、教育环境等领域，南北双方都没有本质上的差异。但是到了21世纪，这个时期的韩国与80年

代的韩国相比早已变成了“完全不同的国家”。后者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了。金基荣所属的时空是 2005 年的首尔，他早已彻底适应了资本主义社会。“肚子突出，胸膛贫乏，胳膊上摇晃着赘肉，他已经变成了再平常不过的韩国中年男人”，“喜欢喜力啤酒和比姆·本德斯的电影”，“星期天上午吃海鲜，星期五晚上在弘益大学门前的酒吧里喝威士忌”。谁也想象不到他曾经是个间谍，只知道他是大韩民国最平凡的 386 世代，然而他却接到了返回北方的命令。这让他猛然醒悟到自己原来是“特务，而且是宣誓向党和领袖尽忠的劳动党员”，同时这道命令也成了某个契机，彻底动摇了他长久陷落其间的疲惫的生活。他要回忆，他要“复习”，他要在一天之内反刍全部的人生。严格地说，这其实是在告诉他所谓的资本主义只是暂时的“学习”，而不是“既得”的东西。他是永远的外国人，虽然身在城堡却无法真正融入的局外人。这就是金基荣的命运，也正是金英夏的动机所在，“这是一个间谍的故事，但是又不能仅仅停留于间谍故事的层面。我要把它写成普遍的个体的人的故事”。

沿着金英夏的文学轨迹，我们终于来到了 2007 年，这是金英夏登上文坛的第十二个年头，而他本人也周而复始，完成了自己的探索周期，重新回到自己最为熟悉和擅长的青春文学领域，也就是这部可以看作“后成长小说”的《猜谜秀》。《猜谜秀》在内容上几乎实现了与

当下生活的无距离对接，小说主人公就生活在此时此刻的韩国首都，过着柴米油盐 and 网上冲浪的生活。而我们都知 道，画鬼容易画人难，那么金英夏又是如何来描述他眼中的现实呢？小说的主人公李民洙是个私生子，从小没见过自己的母亲，更不知道父亲是谁，外祖母扮演着“家长”的角色。李民洙出生于光州民主化运动的 1980 年，通过彩色电视看着职业棒球赛长大，在对大众歌星徐太志的狂热痴迷中度过了青春 期，他们眼睁睁地看着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切实地感受了过去享受的经济成果在瞬间崩溃的悲惨现实，也亲眼见证了 2002 年世界杯韩国闯进四强。他们在外国广告牌上看见韩国明星的脸孔，即使在街头碰见外国人也不会感到害羞。如今，李民洙们已经将近 30 岁了。成长之后，他们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蛰居在四五平方米的考试院里，不得不到处打工以维持生计，生活于他们而言毫无光彩。租房子的时 候，李民洙宁愿不要窗户，少付租金，也要求能上网，因为网络已经是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通过网络，主人公在看似平淡无奇的现实之外经历了意想不到的精神冒险。因为自以为是的同情心，李民洙被自己打工的便利店解雇了，失去了收入的来源，他的生活面临着巨大的困境。正在这时，一个奇怪的人物李春成出现了，带领主人公去了个同样奇怪的“公司”。这个陌生之地就是个封闭的社会，被公司选中的人在这里专门从事“猜谜”的工作。这个故事简单而丰富，幽默而辛酸，体现了金英夏成熟的小说风格，

难怪读者惊呼“哥哥回来了”！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猜谜秀》是当代韩国社会的生动写照,也是“新游民小说”的代表作。随着全球经济发展速度的放缓,严重依赖对外贸易的韩国遭遇了发展的瓶颈,内需长期低迷,个人消费不振,信用卡债务问题恶化,失业增加,这些社会问题直接影响到了大学毕业面临就业的“李民洙们”。他们尽管拥有很高的文凭学历,但是很难找到理想的工作,不得不徘徊在社会生活的门槛之外。作家借主人公之口说道:“我们这代人是檀君以来最有学问、最聪明的一代。我们精通外语,像搭积木似的摆弄尖端电子产品。不是吗?我们几乎都是大学毕业,托福成绩达到世界最高水平,没有字幕也能看懂好莱坞动作片。每分钟打字可以达到三百个,平均身高也很高,普遍会演奏一两种乐器。对了,你也会弹钢琴吧?阅读量也比我们的上一代多得多。我们父母那代人,只要做好其中的一样,不,只要能把其中的一样做得差不多,就可以一辈子衣食无忧了。现在呢,我们为什么都赋闲在家?我们为什么沦落为失业者?我们究竟做错了什么啊?”既然现实如此,李民洙们怎么办?出于和上代人的对比,也就衍生出了怀疑和叛逆。于是,《我有破坏自己的权利》中若隐若现的主题在这里被放大了。作为私生子,李民洙的宿命便是获得“父亲”的承认,但是血缘上的父亲似乎从来都不存在,“承认”便是永远不可能揭晓的“谜”,而社会这个“父亲”却想方设法地阻碍他的成长和进步,